



穿条纹衣服的男孩

[爱尔兰] 约翰·伯恩◎著



穿条纹衣服的男孩

[爱尔兰] 约翰·伯恩◎著

罗 冉◎译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穿条纹衣服男孩/(爱尔兰)伯恩著; 罗冉译. 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2. 6
ISBN 978-7-5502-0850-6

I. ①穿… II. ①伯… ②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爱尔兰—现代 IV. ①I56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33217号

穿条纹衣服男孩

出品人: 王笑东
出版统筹: 新华先锋
责任编辑: 喻静
封面设计: 孙丽莉
版式设计: 李萌
责任校对: 杨磊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235千字 1092毫米×787毫米 1/16 20印张
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5502-0850-6
定价: 22.0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
电话: 010-88876681 010-88876682

致 谢

我谨向大卫·菲克林、贝拉·皮尔森和琳达·萨金特表示深深的谢意，感谢他们对于本书给予我的所有建议和深刻评论，并使我致力于本书的创作。除此之外，还要感谢我的经纪人西蒙·特雷文。

同时感谢我的老朋友珍妮特依·蒋肯斯，她在阅读本书初稿后给予了我莫大的鼓励。

目 录

CONTENTS

- 布鲁诺的发现 / 001
- 新房子 / 009
- “无药可救”的孩子 / 017
- 窗户外面的景象 / 025
- 禁止入内，绝无例外 / 033
- 薪水太高的女佣 / 045
- 秋千架上的意外 / 055
- 奶奶为什么气冲冲地离开 / 069
- 布鲁诺想起他过去经常探险 / 075
- 铁丝网另一边的小男孩 / 083

目 录

CONTENTS

- “炎首” / 093
- 希姆尔思考的答案 / 101
- 一瓶酒 / 109
- 一个合情合理的谎言 / 121
- 他本不应该做的事情 / 129
- 理 发 / 141
- 母亲的抉择 / 149
- 终极探险计划 / 155
- 第二天发生的事情 / 161
- 最后的故事 / 171
- 附 录 / 175

布鲁诺的发现



一天下午，当布鲁诺放学回家时，他惊讶地发现玛丽亚——那个总是低着头，从不敢把目光从地毯上移开的女佣——竟然正在他的房间里把所有的东西从衣柜里拿出来，放进四个大藤条箱里。甚至连他藏在衣柜后面、不为人知的东西也被翻了出来，收进藤条箱里。

“你在干什么呢？”布鲁诺尽量用一种礼貌的口吻问道。虽然看到有人未经他的同意就动他的东西，他感到很不高兴，可是母亲总是告诉他应该尊重玛丽亚，而不要像父亲那样和玛丽亚说话——“把你的手从我的东西上拿开！”

玛丽亚摇摇头，指了指布鲁诺身后的楼梯，母亲突然出现在了那里。她身材高挑，一头红色的长发用发网束在脑后。母亲紧张地拧着手，似乎有些话令她难以启齿，又或者有些什么事情令她感觉难以置信。

“妈妈，”布鲁诺朝她走过去，“发生什么事了？玛丽亚为什么动我的东西？”

“她在打包。”母亲解释道。

“打包？”布鲁诺问道，同时脑子在飞快地运转，想想这几天他有



没有特别淘气，或者大声说了不该说的话，所以现在要被送走。可事实上，这些天来他在所有人面前的举止都很得体，他也想不起来自己闯过什么祸。“为什么？”他继续问，“我做错了什么吗？”

这时候，母亲已经走回她自己的房间，管家莱斯也正在她的房间里整理东西。母亲叹了一口气，无奈地摊开双手，又走回楼梯口。布鲁诺跟在后面，他要弄清楚这件事，否则绝不善罢甘休。

“妈妈，”他坚持问道，“到底怎么了？我们要搬家吗？”

“跟我到楼下来。”母亲一边说一边把布鲁诺带到楼下的大餐厅——上周，“炎首”^①曾在这里吃过饭。“我们到那边谈。”母亲说。

布鲁诺飞快地跑下楼去，下楼梯时超过了母亲，这样他就可以在母亲到达之前先在餐厅里等着了。他看了母亲一会儿，没有说话，他想母亲今天早上一定没有化好妆，因为她的眼圈看着比平时红，就像他闯祸后哭鼻子一样。

“别担心，布鲁诺。”母亲说着坐了下来。上周有一位美丽的金发女郎和“炎首”一起来吃晚餐，她就坐在母亲现在坐着的那把椅子上。当父亲关上餐厅门的时候，那位金发女郎还坐在那里向布鲁诺招手。母亲接着说：“如果真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，那就是我们要去探险了。”

“什么样的探险？”布鲁诺问道，“要把我送走吗？”

“不，不只是你。”母亲回答。她想了一会儿，努力微笑着说：“我们都要走。你父亲、我、格蕾特尔和你，我们四个人都要去。”

布鲁诺想了一会儿，皱起了眉头。如果格蕾特尔被送走，布鲁诺并不怎么介意，因为她是一个“无药可救”的孩子。但是如果让大家跟她

^① 译者注：布鲁诺错将“元首”听成了“炎首”。此处原文为Fury，意为狂怒、狂暴。与Führer（国家元首）音近。

一起走，布鲁诺就觉得有点儿不公平。

“去哪里？”他问，“我们要去哪儿呢？为什么不能继续留在这里？”

“因为你父亲的工作需要到那儿去，”母亲解释说，“你明白这有多么重要，对不对？”

“是的，我当然明白。”布鲁诺点点头。因为家里总是出入很多客人——男人们穿着炫目的军装，女人们带着打字机（布鲁诺绝对不能用他脏兮兮的手去摸），他们对父亲都很有礼貌，都说父亲很有前途，“炎首”会委派给他重要的任务。

“有的时候，如果某个人很受重视，”母亲继续说，“他的上级就会委派他去其他地方执行特殊任务。”

“什么样的任务？”布鲁诺问，老实说——他也一直要求自己老老实实的——他并不十分清楚父亲到底是干什么的。

有一天在学校，布鲁诺和他的朋友一起谈论各自的父亲。卡尔说他的父亲是个蔬菜水果店老板，布鲁诺对此毫不怀疑，因为卡尔父亲的店就在市中心。丹尼尔说他的父亲是位老师，这个布鲁诺也很清楚，他父亲教一些大男孩，布鲁诺可不敢惹那些大男孩。马丁则说他的父亲是位大厨，对此布鲁诺也深信不疑，因为马丁的父亲有时会穿着厨师袍和围裙来学校接马丁，就像刚从厨房里出来一样。

但是，当他们问到布鲁诺的父亲是做什么的时候，布鲁诺张开嘴想告诉他们，却突然意识到自己根本就不知道。他只能说他父亲很有前途，“炎首”总会派给他一些很重要的任务。哦，当然，还有父亲总是穿着非常炫目的军装。

“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，”母亲犹豫了一下，接着说，“一项需要特殊人物来完成的工作。你能明白的，是吗？”

“所以我们都要去，是吗？”布鲁诺问。

“当然，你不想你父亲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去新地方工作吧？”

“我不想。”布鲁诺说。

“如果我们不跟你父亲一起去，他会非常想念我们的。”母亲接着说。

“他会最想念谁？”布鲁诺问道，“是我还是格蕾特尔？”

“他会同样地想念你们。”母亲说。母亲深信对待孩子要坚持一碗水端平的原则，对此布鲁诺非常欣赏。尤其是他知道，他才是母亲真正最疼爱的孩子。

“但是我们的房子怎么办？”布鲁诺问，“我们走了以后谁来照看它？”

母亲叹了一口气，环顾了整个房间，好像她再也看不到这座房子一样。这是一座非常漂亮的房子，算上地下室和阁楼一共有五层。厨师在地下室准备食物，玛丽亚和莱斯坐在桌边互相争吵谩骂。小阁楼有个斜窗户，如果布鲁诺踮起脚，紧紧抓住窗户的边框，就能从窗户看到整个柏林。

“我们得把房子锁起来，”母亲说，“因为总有一天我们会回来的。”

“那厨师怎么办呢？”布鲁诺问，“还有莱斯？还有玛丽亚？他们不住在这里了吗？”

“他们会跟我们一起走，”母亲解释说，“你已经问得够多了。我想你可以上楼去帮玛丽亚收拾你的东西。”

布鲁诺从椅子上站了起来，但是没有动。他还有一点儿小问题要问，他想把问题彻底搞清楚。

“那个地方有多远？”他问，“我说的是父亲的新工作地点。有一英里远吗？”

“哦，我的孩子。”母亲笑了，虽然笑得很奇怪，因为她看起来并不高兴。她转过身去背对着布鲁诺，似乎不愿意让布鲁诺看到她的脸。“是

的，布鲁诺，”她说，“比一英里要远。事实上，还要远得多。”

布鲁诺睁大了眼睛，嘴巴张成了一个“O”形。他感觉自己的手臂从身体两侧张开了。每当他感到惊讶的时候就会这么做。“您不会是说我们要离开柏林吧？”他问道。当他说出这些话的时候，觉得自己简直不能呼吸了。

“恐怕是的，”母亲悲伤地点点头，“你父亲的工作是……”

“那我怎么上学？”布鲁诺打断母亲，虽然他知道这是不被允许的，但他觉得这次母亲会原谅他。“还有卡尔、丹尼尔和马丁呢？当我们想在一起玩的时候，他们怎么才能找到我？”

“恐怕你不得不和你的朋友们说‘再见’了，”母亲说，“虽然我确信总有一天你还会见到他们的。另外，我说话的时候请你不要插嘴。”她没有忘记布鲁诺所犯的这个错误，即便在这样一个奇怪而且不愉快的场合，布鲁诺也不能表现得无礼，这是一条严格的家规。

“跟他们说‘再见’？”他惊讶地盯着母亲，“跟他们说‘再见’？”他重复了一遍，嘴里反复蹦出这几个字，就好像塞了满口饼干，刚刚嚼碎，却还没来得及咽下去。“和卡尔、丹尼尔、马丁‘说再见’？”他继续问道，声音几乎变成了喊叫，这在家里可是不允许的。“但他们是我一生的最好的朋友！”

“你还会交上新朋友的。”母亲说着，抬起手在空中随便挥舞了一下，就好像一个小男孩交到三个好朋友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

“但是我们还有很多计划没有完成呢！”布鲁诺坚持道。

“计划？”妈妈扬起了眉毛，“什么样的计划？”“我会告诉您的！”但布鲁诺永远无法说清楚他们有什么计划——其实无非就是制造一些事端，特别是在学期结束、暑假到来的时候，这些计划不再是空想，而是

能付诸行动。

“很抱歉，布鲁诺，”母亲说，“但是你的计划只能搁置一段时间了。我们别无选择。”

“但是，妈妈！”

“布鲁诺，够了！”母亲生气了，她站起来表明她是认真的。“上个礼拜你不是还在抱怨这里变了很多吗？”

“那是因为现在每天晚上都要把所有房间里的灯都关了，我不喜欢这样！”布鲁诺承认自己确实抱怨过。

“但人人都得这么做，”母亲说，“这样可以让我们更安全。谁知道呢，也许我们搬家后会安全一点儿。现在你给我上楼去，去帮玛丽亚收拾你的东西。我想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准备，这真得感谢某人。”

布鲁诺点点头，伤心地走开了。他知道“某人”是大人用来指代“父亲”的词，他绝对不能这么说。

他慢慢走上楼梯，他扶着楼梯的扶手，心里想着：“父亲新工作的那个地方，我们的新家里是否也有这么好的扶手？”这根扶手从房子的顶层——就是他踮起脚、抓紧窗户边框，就能从窗户看到整个柏林的那个小房间——一直延伸到一层，扶手末端正对着两扇巨大的橡木门。布鲁诺很喜欢顺着扶手从头到尾“咻咻”地滑下来，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有趣了。

顶楼的下面一层是父亲和母亲的房间，还有一间巨大的浴室，他们不允许布鲁诺到里面洗澡。

接下来的一层就是布鲁诺的房间，还有格蕾特尔的房间。另外还有一间小一点儿的浴室，他用过很多次，不过很少告诉父母。

滑到底层的时候，布鲁诺会从扶手上飞出去，要么两脚稳稳地站

住，要么就会被扣掉五分。就这样，一轮滑梯游戏结束了，但布鲁诺还会再来一次。

扶手是这座房子里最好的东西。另外，祖父母住的地方离这里很近。所以布鲁诺禁不住想，父亲要换新工作，祖父母会不会和他们一起搬走？他认为应该会的，总不能把他们落下吧！格蕾特尔就算了，因为她是一个“无药可救”的孩子——还不如把她留下来看房子呢！但是，祖父母就另当别论了。

布鲁诺慢慢地走上楼去，但在走进他的房间之前，他回头看了看楼下，他看见母亲走进了父亲的书房。父亲的书房在餐厅对面，那里只允许被邀请的人进入，否则就是“禁止入内，绝无例外”。布鲁诺听到母亲正大声地对父亲说话，直到父亲的声音盖过母亲的，然后谈话陷入了沉默。父亲把书房的门重重地关上，布鲁诺再也听不到什么了，于是他最好还是先回房间里，看着玛丽亚收拾他的东西。否则她一定会不假思索地把衣橱里的所有东西都拿出来，包括他藏在衣柜后面、不为人知的东西。

新房子



布鲁诺第一眼看到他们的新家的时候，眼睛都瞪大了，嘴也张成了“O”形，双臂又不由自主地从身体两侧伸展开来。这里的所有东西都和以前的家完全相反，他几乎不敢相信他们将要在这里生活。

柏林的家坐落在一条安静的街边，旁边有几座房子，它们看起来都很漂亮，很像布鲁诺的家，但又不完全一样。这些房子里住着许多孩子，布鲁诺会跟朋友们一起玩。不过也有一些很爱惹麻烦的小孩，布鲁诺会离他们远远的。然而，这个新家却孤零零地坐落在一片光秃秃的荒地上，周围也看不到其他房子。这意味着附近没有其他家庭，也就没有任何孩子跟他玩，甚至连他要躲的麻烦小孩都没有。

柏林的家非常大，虽然他已经在那里住了九年，但还是可以不断地发现新的角落和神秘的小洞，他的探险还没有终结。甚至还有一整个房间——例如父亲的书房，一个“禁止入内，绝无例外”的地方，他几乎从来没有进去过。而现在的新家只有三层：顶层有三间卧室，但只有一间浴室；底楼有一个厨房、一个餐厅和父亲的新书房（布鲁诺猜想，新书房的规定肯定和以前的书房一样），地下一层则是仆人的住处。

柏林的家周围都是街道和大房子，市中心有人优哉游哉地散步，时不时停下来互相聊聊天；也有些人风风火火地在路上横冲直撞，他们说自己根本没有时间停下脚步，因为今天他们至少还有一百零一件事情要做。柏林还有很多商店，有着明亮的橱窗，还有蔬菜水果店，高大的货架上摆满了卷心菜、胡萝卜、花椰菜和玉米。有的货架堆满了韭菜、蘑菇、甘蓝，有的堆着芹菜、绿豆角、小甜瓜和萝卜。有时候，布鲁诺喜欢站在这些货架前，闭上眼睛，深深地呼吸着蔬菜的芳香，这种混合着香甜和生命的气味让布鲁诺感到眩晕。但是，新家的四周没有街道，也没有人漫步或者横冲直撞，没有商店，也没有蔬菜水果店。他闭上眼睛，只能感觉到空旷与寒冷，就好像身处于世界上最寂寞的地方，一个不毛之地。

在柏林，街边会摆放着桌椅，有时候布鲁诺放学和卡尔、丹尼尔、马丁走路回家，会看到男男女女坐在那儿喝泡沫饮料、大声地说笑。布鲁诺想，这些人一定很有趣，因为不管说什么，总会有人笑。但是这座新房子给布鲁诺的感觉却是，这里的人永远都不会笑，这里没有什么可笑的，也没什么值得高兴的。

“我认为这是一个坏主意。”在他们抵达新家几个小时后，布鲁诺说道。玛丽亚正在楼上，打开箱子，整理东西。（玛丽亚并不是新家唯一的仆人，另外还有三个瘦骨嶙峋的仆人，他们彼此只能用很轻的声音交流。还有一个老人每天为他们准备蔬菜，并且在餐桌旁边服务，他看起来很不开心，总是带着一点儿怒气。）

“我们不能奢求太多。”母亲一边说一边打开一个盒子，里面装着一套玻璃杯，总共有六十四个。这是她嫁给父亲时，祖父母送给他们的结婚礼物。“某人已经为我们作了决定。”

布鲁诺并不明白她的意思，所以干脆假装根本没有听见。“我认为